

·敦煌文献·

S.6349 与 P.4924《易三备》写卷缀合整理研究

张志清 林世田

2005 年 1 月 22 日至 29 日,应英国国家图书馆国际敦煌项目部主任魏泓博士(Susan Whitfield)的邀请赴英访学,其间参观了敦煌文献修复工作室。1994 年国际敦煌项目成立之后,为加强敦煌文献数字化进程,专门成立了这间修复工作室。我们到访时他们正准备修复 S.6349 号《易三备》,我们得以第二次见到这件心仪已久的文献。2001 年我们曾经有幸见到过一次,然而当时条件不允许,只是在简单拍了几张照片后,恋恋不舍地看着管理者将它小心翼翼地放回玻璃柜中。此次我们承蒙这间修复工作室主任 Mark Barnard 博士的特别允可,仔细品味,详细记录,反复拍照,获得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回国后我们将所拍照片、现场记录参以王重民先生 30 年代所拍照片、《英藏敦煌文献》图录以及前贤时彦的相关论述,蕴之于心,朝夕相对,偶有所得,不揣冒昧,草成此文,就教于方家。

一、装帧形式

旋风装是册叶装代替卷轴装过程中出现的最为独特的装帧形式,在书史上虽是昙花一现,但却是一个重要的环节,一旦出现更适用的形制,旋风装即退出历史舞台。

长期以来,旋风装一直是书史界悬而未决的问题,因为没有实物材料佐证,专家学者根据文献记载里的蛛丝马迹,各呈己见,聚讼纷纭,向无定论。1980 年,李致忠先生调查了北京故宫博物院珍藏的唐写本《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于 1981 年发表了《古书旋风装考辨》^①,可谓石破天惊,第一次把实物材料与文献记载相结合,认为旋风装是在卷轴装盛行的唐代,为使书籍的翻检方便,对卷轴装实行改进而形成的一种装帧形式。故宫博物院珍藏的唐写本《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就是旋风装,亦称之为龙鳞装。李致忠先生的发现大大推动了人们对旋风装的研究与探索。

^①李致忠:《古书旋风装考辨》,《文物》1981 年第 2 期。

既然旋风装盛行在唐末五代,李先生慧眼独具,把研究的视线转移到了以保存唐五代原始材料为主的敦煌文献,试图从中找到更为原始的佐证。1987年与英国国家图书馆吴芳思博士联袂发表《古书梵夹装、旋风装、蝴蝶装、包背装、线装的起源与流变》^①,认为英藏敦煌文献中 S.5444 号天祐二年八十二老人手写《金刚般若波罗密经》的装帧颇具特色:一它是对旋风装的改进,二它已是接近册叶装的进一步过渡形态。2001年,李致忠先生又从陈红彦女史手中得到 S.6349 照片,因为没有见到实物,“从照片上怎么也看不明白它的装式”,因而在其所著的《敦煌遗书中的装帧形式与书史研究中的装帧形制》^②中只是转述见过实物的陈红彦、杜伟生的观点,进而认为“至于哪一种是它(旋风装)的定型的形式,现在也说法不一”。如所周知,研究古籍版本,若非反复摩挲原件,但凭照片、书影,遽下结论,无异于隔靴搔痒。李先生因没有目验原件,决不轻易发表见解,这种堪为表率之朴实学风,给笔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沿着李先生的线索,杜伟生在法国国家图书馆、英国国家图书馆修复敦煌遗书时,特别留意这一形制特别的装帧形式,他在《从敦煌遗书的装帧谈“旋风装”》^③(以下简称杜文)认为 P.2011(笔者按:编号为笔者补)《刊谬补缺切韵》、P.2046《汉藏对译的佛学字书》(笔者按:题名为笔者所加)、P.2490《田积表》(笔者按:题名为笔者所加)以及 S.6349《易三备》(笔者按:杜文原作“筮宅吉凶法”)均为旋风装,其中特别介绍了 S.6349,他记录道:“该书共五叶,均单面书写。书叶高 30 厘米左右,第一叶长 22.5 厘米,第二叶长 28 厘米,第三叶长 30 厘米,第四叶长 50 厘米,第五叶长 68 厘米。”“第一叶有字一面向下,与第二面文字相对;三、四叶有字一面向上。从第二叶、第三叶无字一面相对来看,不太符合书籍装订习惯,且书叶长度相仿,极有可能原为一张书叶对折装订,因折口部分磨破而分开成为两叶。”认为 S.6349 就是典型的旋风装。作者肯定了李致忠先生对故宫博物院藏《刊谬补缺切韵》抄本装帧形式发现的意义,但认为该本在古代可能被改装过,严格地说,它仍然不能被视为完全可靠的旋风装样本。

1999年2月25日,秦思源(Colin Chinnery)先生发表《敦煌文献装帧形态及特征》^④(以下简称秦文),认为旋风装的形态及功用可以简单地归纳为:书叶如同现代书籍,卷收如同卷轴。他亦认为 S.6349 就是典型的旋风装,他著录为“筮宅吉凶法(笔者按:应为《易三备》),共有 5 页,高约为 30cm;长:第一纸为 22.5cm,第二纸为 30cm,第三纸 30cm,第四纸 50cm,第五纸 68cm。装订方法:按

①李致忠、吴芳思:《古书梵夹装、旋风装、蝴蝶装、包背装、线装的起源与流变》,《图书馆学通讯》1987年第2期。

②李致忠:《敦煌遗书中的装帧形式与书史研究中的装帧形制》,《文献》2004年第2期。

③杜伟生:《从敦煌遗书的装帧谈“旋风装”》,《文献》1997年第3期。

④秦思源(Colin Chinnery):《敦煌文献装帧形态及特征》,见国际敦煌项目网站(<http://idp.nlc.gov.cn>),林世田翻译。



S.6349 照片

顺序将所有纸摺在一起,这样最短的纸在最上面,最长的纸在下面。左边戳齐,并粘连在一起。将一截与纸高相等的竹竿劈成两半,将书叶左边上下夹在一起,打孔穿绳。收藏文献时,像卷轴装一样卷起来,因此最下面的一页——最长的一页在最外面,因此从外表看与卷轴装没有区别”。他亦认同旋风装是那个时代的一个标准的书籍装帧形制。

2004年5月至9月英国国家图书馆举办的“丝绸之路:商贸、旅行、战争、信仰”展览,S.6349作为旋风装展览,并收入魏泓博士主编的《丝绸之路:商贸、旅行、战争、信仰》^①(下称展览图录),著录写卷年代为“984?”^②,“5叶:高30cm;宽:22.5,30,30,50,68cm”,“占卜文书抄本,首尾佚失,表明曾经常使用。题记为:于时岁次甲申六月丙辰十九日甲戌申时写讫。含有5叶,均破损严重,曾被修补,每叶长度不一,在22.5至80厘米之间。在左边集齐粘好,再用竹棍破开,夹住书叶,然后打眼穿线,为便于存放卷成轴状。经过初步的调查,其原来应是卷轴装,频繁使用之后,出现断裂,而被重新装订,但这种装帧方式与其他发现被认为是旋风装的形式一致。然而书叶正与背的文字并不连接,仅有两叶背面有文字。”并在注中说:“尽管翟林奈(Lionel Giles)目录6968号著录为7叶,其中两叶实际上是折叶。”

由此可以看出杜文、秦文以及展览图录均认为S.6349为标准的旋风装,均著录为5叶,尺寸也基本相差无几,然而向达先生1939年所撰《伦敦所藏敦煌卷子经眼录》^③著录为:易三备(蝶装存七叶,三〇三)。1957年,翟林奈(Lionel

①Susan Whitfield: *The Silk Road: Trade, Travel, War, Faith*, The British Library, 2004.

②陈槃:《敦煌唐咸通钞本三备残卷解题》(《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十卷,1948年4月)认为当为咸通五年(864),为学界所接受,如池田温《中国古代写本识语集录》等。

③向达:《伦敦所藏敦煌卷子经眼录》,北平图书馆《图书季刊》1939年12月新第一卷第四期,1955年修订后收入《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

Giles)的《英国博物馆敦煌汉文写本注记目录》^①著录为7叶,我们这次在英国清点的亦为7叶。展览图录中有谓“其中两叶实际上是折叶”,这与我们调查的一致,第4叶与第5叶正为一折叶,如果这个折叶计作一叶那也应该是6叶,而非5叶。展览图录中说“仅有两叶背面有文字”,这与我们调查的相同,该文献第2、3叶正是双面书写,而杜文认为“均单面书写”,应该是遗漏了双面书写的第2、3叶,因此杜文著录的5叶应该是不准确的,而秦思源未能深察,因循而错。展览图录的作者尽管发现了翟目与秦文、杜文的差异,未能深究,亦因循此错。展览图录在著录条款中著录道:“5叶:高30cm;宽:22.5,30,30,50,68cm”,而在行文中又谓“每叶长度不一,在22.5至80厘米之间”,何者为准,不得而知,可见为学之不易,稍有懈怠,便可酿成错误,我等可不慎哉!

展览图录认为“经过初步的调查,其原来应是卷轴装,频繁使用之后,出现断裂,而被重新装订,但这种装帧方式与其他发现被认为是旋风装的形式一致”,给我们很大的启迪,我们经过认真分析认为:S.6349《易三备》内容包括《易中备卷第二》与《周易下备》,显然属于两个不同的抄本拼合而成,我们的理由是:1.前者与后者字体不一,显然为二人所抄;2.首题格式不同,前者题“筮宅吉凶法”,后者题“周易下备占葬日及地下事”;3.尾题格式不同,前者题“易中备卷第二”,后者题“下备一卷”;4.《新唐书·艺文志·五行类》著录云:“易三备三卷。又三卷。”说明当时皇家藏书即有两种不同的版本,而敦煌文献中我们至少可以发现三种不同的版本;5.前者每卦均有卦象,后者每宫的纯卦有卦象,变卦则没有卦象;6.前者完全不避“世”字,后者“世”、“身”混用;7.前者有乌丝栏,后者没有乌丝栏。故《中备》与《下备》是根据同一文献的不同底本先后抄成的,《中备》在前,《下备》在后,书手抄完《下备》及《占候验吉凶法》之后,与《中备》连接一起。尾题年代是抄写《下备》的年代,还是装帧成册的年代,尚难定论。

如上所述,展览图录中有谓“其中两叶实际上是折叶”,这与我们调查的一致,第4叶与第5叶正为一折叶,原由两纸粘连而成,其粘连处在“旅”卦与“鼎”卦之间,据我们亲自调查,其折叠处在鼎卦的第2行和第3行之间。从此蛛丝马迹似可以印证展览图录所谓“其原来应是卷轴装,频繁使用之后,出现断裂,而被重新装订”。即原为卷轴装,后为检索方便,改成这种装帧形式。

杜文指出:“从第二叶、第三叶无字一面相对来看,不太符合书籍装订习惯,且书叶长度相仿,极有可能原为一张书叶对折装订,因折口部分磨破而分开成为两叶。”(笔者按:杜文叶码的编号与王重民先生拍照编号一样亦是自上而下,而不是根据文献内容的先后顺序,自下而上编号。根据其描述特征,其第二叶、第三叶相当于本文编号的第6叶、第5叶)。如果按照目前写卷的现状来看,两叶长度确实相仿,然而据我们调查第6叶首残,而且也找到了其残失的部分现在保存在

① Lionel Giles: *Descriptive Catalogue of the Chinese Manuscripts from Tunhuang in the British Museum*. Trustees of the British Museum, 1957.

巴黎国家图书馆,编号是P.4924。那么缀合后这两叶的长度是否相仿呢?当然杜伟生的推测也给了我们启发,如果残失部分与第5、6叶缀合,原为一张书叶,对折装订,而据我们调查第5叶与第4叶似原为一叶,第6叶与第7叶似原为一叶,这样4至7叶连为一叶,其折叶装帧形式与经折装则别无二致。如此看来,李文绮先生认为旋风装“亦名经折装”,亦不无道理。而刘国钧、郑如斯等先生认为旋风装是经折装的变形^①,古人为翻检和保存方便,用一张整纸把经折书的最前叶和最后叶粘连,则似未中的。然而若第5、6叶原非一叶,第4、5叶似原为一叶,第6、7叶似原为一叶,两叶向内对折,其对折装帧形式则与蝴蝶装别无二致,孙毓修先生认为旋风装就是蝴蝶装,向达先生著录本书为蝶装,亦不无道理。

经过认真仔细的分析研究之后,我们非常赞同李致忠先生的观点,认为旋风装不是固定的装帧形制,而是为了携带和翻看的方便,将原有卷子断成数纸,在纸头左端加装木条固定(有的是在卷子中间粘连),再以木条为轴,统一卷起来的装帧形式,是一种偶然的、随意的装订,不能视为一种已经形成规制的装帧形制。但这种偶然的形式中蕴含着必然的因素,就是为满足人们使用和携带的方便,而从卷轴装中隐约出现了册叶装的萌芽,所以它是中国书籍装帧形式过渡的一个例子,不能称为旋风装的固定式样。

二、写本概况及缀合

有关敦煌本《易三备》的性质及研究简史详见拙文《S.6015〈易三备〉缀合整理研究——敦煌本〈易三备〉研究之一》^②,兹不赘述。根据我们的亲自调查,S.6349共7叶,由《易三备》(总序、中备、下备)、《占候验吉凶法》两个文献组成,前2叶为《易三备》总序及中备,为一书手所抄,端正楷体;后5叶为下备及《占候验吉凶法》,从书迹上看显系另一书手所抄,端正行楷。通篇清晰工整,卷面干净易辨,少错讹,显示出书手有较高文化素养。卷中有涂改及校正符号,说明本件文献是经过校勘的较为可信的抄本。

第1叶背,首残尾全,前端中部有一长方形方孔,长约6厘米;宽约3.5至4.2厘米。位于方孔上方天头处残失三字,此处古代修复时横贴一有字裱纸,中间为“方”字,“方”字上下各有一残字。整纸天头均有残失,或被统一剪裁,致使大部分卦名有不同程度的残失。卷背古代修复时横七竖八地贴了许多长纸条,其中卷中上端大纸条上第一行写有: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第二行写有:南无我有一片心,价直万两金。刚(?)光好金光;第三行写有:南无阿闍佛。第1叶正通纸有乌丝栏。存《易三备》总序(首残)、筮宅吉凶法(易中备)序及《中备》的乾宫8卦(纯乾、遯、遁、否、观、剥、晋、大有)、坤宫3卦(纯坤、复、临),共计11卦。此段虽残,然可断为《易三备》总序。据总序可知,三备分上备、中备、下备三部分。

^①参见刘国钧、郑如斯:《中国书史简编》,书目文献出版社,1982年。

^②《敦煌吐鲁番研究》,第九卷。

从序言后径抄中备《筮宅吉凶法》可知,原抄者有意略去上备内容。从出土文献和《左传》、《国语》等古籍看,《周易》一开始就作为占筮之书被人们广泛运用。可能由于上备在百姓日常占卜中缺乏实用性,故略而不抄。

第2叶背与第1叶正接,首全尾残。卷首中部倒书“申事(?)”二字,是否杂写,尚待研究。整纸天头均有残失,或被统一剪裁,致使部分卦名有不同程度的残失。通纸有乌丝栏。本叶背残存《中备》的坤宫5卦(泰、大壮、夬、需、比),震宫7卦(纯震、豫、解、恒、升、井、大过),共计12卦。第2叶正首残尾全,整纸天头均有残失,或被统一剪裁,致使部分卦名有不同程度的残失。通纸有乌丝栏,每卦卦辞首字均有“一”符号。谦卦与小过卦之间古代似曾用细长字条裱补,造成谦卦末行与小过卦首行文字绝大部分残失,仅存字迹。卷尾“易中备卷第二”题名字迹与正文有异,墨色较淡,而且亦与首题“筮宅吉凶法”不符,似为另人所书。本叶正残存兑宫8卦(纯兑、困、萃、咸、蹇、谦、小过、归妹)。第二叶背面与正面之间残失随、纯巽、小畜、家人、益、无妄、噬嗑、颐、蛊、纯坎、节、屯、既济、革、丰、明夷、师、纯离、旅、鼎、未济、蒙、涣、讼、同人、纯艮、贲、大畜、损、睽、履、中孚、渐等33卦。

第3叶背,首全尾残,卷首题“周易下备占葬日及地下事”,存《周易下备占葬日及地下事》序言及残存《下备》的乾宫6卦(纯乾、遯、遁、否、观、剥)。第3叶正首残尾全,残存《下备》的巽宫5卦(家人、益、无妄、噬嗑、颐)。第3叶背与第3叶正之间残失晋、大有、纯坤、复、临、泰、大壮、夬、需、比、纯震、豫、解、恒、升、井、大过、随、纯巽、小畜等20卦。

第4叶背,空白,《英藏敦煌文献》作第7页,有倒书“周易”二字,乃正面之书签,折到背面。第4叶正,首残尾全,残颐卦末行及蛊卦的首行,卷首下端残存《下备》的巽宫1卦(蛊),坎宫8卦(纯坎、节、屯、既济、革、丰、明夷、师),离宫3卦(纯离、旅、鼎),共计12卦。右侧上端贴着一张长4厘米、宽2厘米的书签,上书“周易”二字,杜文记为:“该书原始装帧保存完好,第五叶上有一长近4厘米,宽约2厘米的小纸条,对折时贴在书叶右侧上端。上书‘周易’两字,显然是一个在书籍卷收插架后,便于查找的书签。”第4叶与第5叶相连,原为一卷,由两纸粘连而成,其粘连处在旅卦与鼎卦之间,其折叶处在鼎卦的第2行和第3行之间。从此蛛丝马迹似可看出,本书原为卷轴装,后为检索方便,改成这种装帧形式。

第5叶正为空白,背,首尾全。存《下备》的离宫6卦(鼎、未济、蒙、涣、讼、同人)。

第6叶背空白,正首残尾全,经过我们仔细分析研究,此叶正好可以与P.4924缀合(见图一)。P.4924为一残片,首卦纯艮全,尾卦渐残,卷中及卷尾下半部略残,卷中有一小孔。缀合后的第6叶正首尾均全,中间上半部残,存《下备》的艮宫8卦(纯艮、贲、大畜、损、睽、履、中孚、渐),兑宫8卦(纯兑、困、萃、咸、蹇、谦、小过、归妹),共计16卦。卷尾题“下备一卷”。

第7叶背,首尾均全,首题“占候验吉凶法”,当为篇名。此《占候验吉凶法》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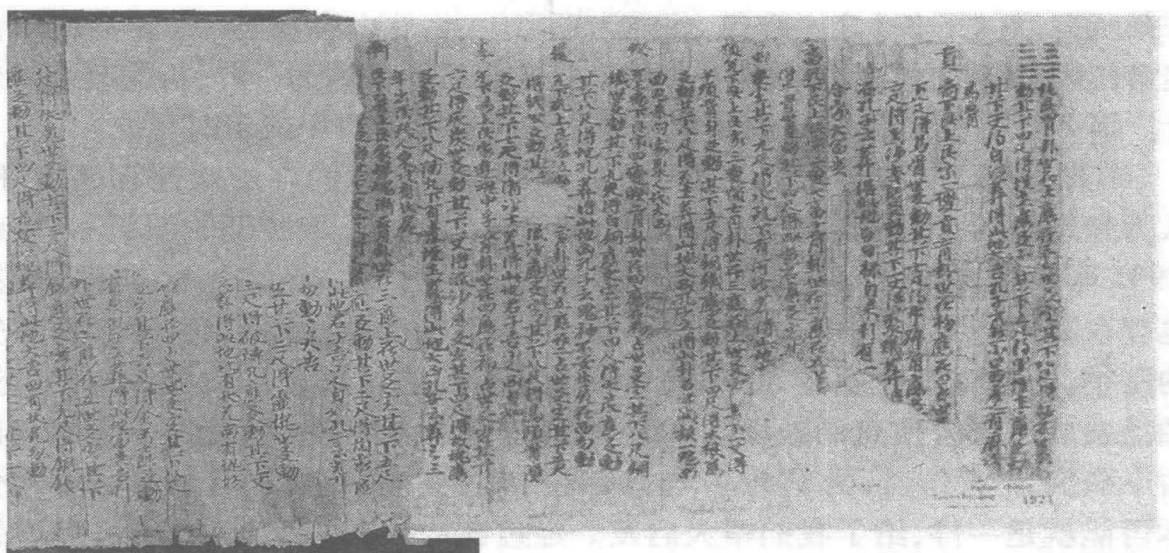


图 1 P.4924 与 S.6349 的缀合

乾为天	天风姤	天山遁	天地否	风地观	山地剥	火地晋	火天大有
坤为地	地雷复	地泽临	地天泰	雷天大壮	泽天夬	水天需	水地比
震为雷	雷地豫	雷水解	雷风恒	地风升	水风井	泽风大过	泽雷随
巽为风	风天小畜	风火家人	风雷益	天雷无妄	火雷噬嗑	山雷颐	山风蛊
坎为水	水泽节	水雷屯	水火既济	泽火革	雷火丰	地火明夷	地水师
离为火	火山旅	火风鼎	火水未济	山水蒙	风水涣	天水讼	天火同人
艮为山	山火贲	山天大畜	山泽损	火泽睽	天泽履	风泽中孚	风山渐
兑为泽	泽水困	泽地萃	泽山咸	水山蹇	地山谦	雷山小过	雷泽归妹

图 2 S.6349 中备存卦

乾为天	天风姤	天山遁	天地否	风地观	山地剥	火地晋	火天大有
坤为地	地雷复	地泽临	地天泰	雷天大壮	泽天夬	水天需	水地比
震为雷	雷地豫	雷水解	雷风恒	地风升	水风井	泽风大过	泽雷随
巽为风	风天小畜	风火家人	风雷益	天雷无妄	火雷噬嗑	山雷颐	山风蛊
坎为水	水泽节	水雷屯	水火既济	泽火革	雷火丰	地火明夷	地水师
离为火	火山旅	火风鼎	火水未济	山水蒙	风水涣	天水讼	天火同人
艮为山	山火贲	山天大畜	山泽损	火泽睽	天泽履	风泽中孚	风山渐
兑为泽	泽水困	泽地萃	泽山咸	水山蹇	地山谦	雷山小过	雷泽归妹

图 3 S.6349 下备存卦

乾为天	天风姤	天山遁	天地否	风地观	山地剥	火地晋	火天大有
坤为地	地雷复	地泽临	地天泰	雷天大壮	泽天夬	水天需	水地比
震为雷	雷地豫	雷水解	雷风恒	地风升	水风井	泽风大过	泽雷随
巽为风	风天小畜	风火家人	风雷益	天雷无妄	火雷噬嗑	山雷颐	山风蛊
坎为水	水泽节	水雷屯	水火既济	泽火革	雷火丰	地火明夷	地水师
离为火	火山旅	火风鼎	火水未济	山水蒙	风水涣	天水讼	天火同人
艮为山	山火贲	山天大畜	山泽损	火泽睽	天泽履	风泽中孚	风山渐
兑为泽	泽水困	泽地萃	泽山咸	水山蹇	地山谦	雷山小过	雷泽归妹

图 4 P.4924 下备存卦

如陈槃所言,系《下备》之一篇目,而确为别出一书,然内容与《易三备》相似,占卜者经常使用,故录之在后,以备检索。第6叶与第7叶似原为一叶,折叠改装后成为两叶。第7叶正卷首题记:于时岁次甲申六月丙辰十九日甲戌申时写讫。

《英藏敦煌文献》出版后,受到了海内外敦煌学者的广泛欢迎和高度评价,被认为是迄今为止,反映英藏敦煌文献最清晰、最完整、最准确的图版本,并获得了1995年第二届国家图书奖^①。然而就是这部被誉为“最完整、最准确”的图版本也存在漏拍现象,如中备的需、比二卦,以及下备的渐、纯兑二卦下半部不知何故均漏拍,而王重民先生在30年代从伦敦拍摄的照片以及目前原件均存。这些漏拍适造成了缀合信息的缺损。2001年黄正建先生发表《敦煌占卜文书与唐五代占卜研究》^②大作,认为P.4924与S.6349内容完全一致,而且从形式和字体看原本可能就是一件,给了我们很大启发。经过我们认真的比对,发现P.4924尾正好与S.6349第6叶卷首上下缀合,即P.4924“渐”卦的“渐,艮下巽上。艮家归魂。渐,正月卦。世在”,“在”字残存上半部,S.6349“渐”卦的“在三,应在上。世爻定,其下五尺”,其“在”字残存下半部,上下缀合,宛若天成。而S.6349第5叶卷尾“同人”卦正与P.4924卷首“纯艮”上下内容衔接。

三、结语

敦煌学至今已历百年,随着国内外藏品相继刊布与整理,在各个方面的研究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然而不容忽视的是,属于文献学内容的书籍装帧研究却相对停滞不前,这与敦煌写本中所蕴含的丰富信息极不相称。究其原因,目前出版的图录所含信息无法满足研究者的需要,而研究者要遍查海内外写本则困难重重。相信随着中外文化交流的日益加强,这个问题将会得到逐步的改善。

本文撰写过程中曾得到北京大学教授荣新江先生的指教,谨此致谢!

作者工作单位:国家图书馆

^①张弓:《泪眼亲瞻怜落寞 暂接倩影慰故园》,《光明日报》2000年6月22日。

^②黄正建:《敦煌占卜文书与唐五代占卜研究》,学苑出版社,2001年。